

那一刻,我明白了

九中练影文学社 任岳轩

上舞台的那一刻,我没有回头,毫不紧张地唱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白……

还记得四年级的时候,我被音乐老师选去了合唱团,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唱歌,有时候就连写作业也写着写着就哼上了。所以,当时被选进去可开心了呢!到了后来,每天放学之后我都得收拾书包赶去音乐教室参加一个多小时的排练,本来还是挺乐意的,况且排练完了以后还会给每个人发一个面包,可慢慢地,歌曲熟悉了之后就越来越无趣了,不仅要唱歌,还要学习配套的动作,不停地唱和练。老师也像是被上了魔咒,嘴里总是在念叨着“不行不行再来一遍!”“好了,好了,再来最后一遍!”“这次再来最后一遍!”“我保证这是最后一遍了!”……每天排练就快要结束的时候,总是会有n个“再唱最后一遍”在等着我们,回家了还有作业要写……

光阴似箭,临近上台表演的那一天,老师带着我们上台走场。台上和教室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!在台上时总感觉身边凉凉的,再看台下就有点儿想发抖,而且我还是有自己的独白的,到时台上的指挥官不是自己的老师,会不会更紧张呢?每个团上台彩排的机会只有一次,当我们练唱到最后,到我的那一份独白时,我突然慌了,我没看指挥官,而是忙回头看了看老师。老师赶紧对我摇了摇头,让我不要看她。我再唱时明显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流利和情感,还唱错了一处……下了台,在大家都散了的时候,老师把我叫了去。我低下了头,摩挲着手指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老师先开口了:“孩子,你无需有那么大的压力,你也不要因为指挥官不是我而感到紧张,我以前还不如你现在呢。你是唱最后一段,是歌曲的点睛之笔,用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它,自信一点,老师相信你一定能行!”我抬起头看向老师那充满希望的眼神,不禁想起同学们之前认真训练的场景,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让大家的辛苦白费——我可不能给大家拖后腿啊。我重新振作起来,重重地点头答道:“老师,我明白了!”

上台了,我带着自信的笑容,镇定地唱完了最后一段,面对满席的观众深深鞠了一躬,耳边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……

(指导老师:钱文军)

初秋

第八中学七(6)班 陈言

不知不觉间,夏姑娘渐渐走远了,而此时这位身着飘逸轻盈衣裳,亭亭玉立在我们面前的,正是秋姑娘。

她撒下一阵清风,魔术般地给天空换上了澄澈的碧蓝幕布,给大树修整了黄绿相间的叶子,给稻子穿上了金黄色的衣裳,给湖边的垂柳染了头发……

瞧,她的家族成员——天上的大雁正排着整齐划一的队伍俯瞰着大地,它们的领头儿好像在开心地说:“这块地方真是太好了!我们来年还要到这里来。”

她洒下清凉的汗水,任性地将夏末的痕迹冲刷得一千二净。不信,你听:树上再没有知了烦人的叫唤声,取而代之的是桂花飘香,沁人心脾。太阳的威力也被她的温柔所震慑,早晚的空气里,多了几丝清凉。

雨里,人们撑着伞,在市政府旁的公园散步,欣赏着秋姑娘的独特魅力:原先姹紫嫣红的花朵收敛了风采,取而代之的是那满地的金黄,在雨中闪着光芒。

她给农民伯伯们带来了辛苦一年的回报。你看,农民伯伯们正在田间不停地忙碌,呵护着一株一叶,采摘着一瓜一果,喜形于色,互相诉说着丰

年。你瞧,她还给我们带来了累累的硕果,大街上、小巷里,人们争先恐后地将新上市的梨、柿子、橘子等水果抢购一空,享受着秋季的甜蜜甘醇。

初秋,像蓬莱仙境,如诗如画;初秋,像远航渔民,满载而归;初秋,像顽皮孩子,用画笔将秋天涂抹成了金色……

初秋,真是一个不一般的季节!

(指导老师:杨静芳)

等

里庄中学八(2)班 曹文锦

我无时无刻不在等。等待是那么美好,又是那么痛苦。

“爸爸妈妈要回来了,回来过年啦!”奶奶摸着我的头说。“耶!”我蹦了起来,奶奶沐浴在阳光中,笑得灿烂如花。小时候,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爸妈只有在过年才回来一次,我和爷爷奶奶只是一年又一年地等待。

这几天,奶奶忙着去街上置办年货。街上人来人往,“卖瓜子、花生啦——”“春联,卖春联了,快来买呀——”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,好不热闹!奶奶买了好些年货,将背篓塞得满满的。次日,爷爷奶奶洗好锅准备炒瓜子了,瓜子在锅里翻炒着,发出“哗——哗——”的声音,悦耳动听。不久,香喷喷的瓜子就出锅了,我忙抓一把,“啊——好烫!”“叫你贪吃!”爷爷笑着说。一切都置办好了,爷爷打了个电话给爸妈,我和奶奶紧凑在手机旁,听到手机里传出了的声音,既陌生又熟悉。一年中,我们听到的来自他们的声音都是从手机里传出来的,我们都在等,等待着听到他们真正的声音……

一个暑假里,爸爸打来电话说要把我接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去。我期待极了,天天数着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。可这一次,爷爷奶奶不跟我一起等了。餐桌上,我问爷爷:“爸爸什么时候回来?”爷爷只是淡淡地答了句,再无过多言语,奶奶对这事也是只字未提。但不一样的是,他们对我格外的好。奶奶还特地为我买了双新鞋。晚上,奶奶抱着我睡觉,她问道:“你想走吗?”“想!说实话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想去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了!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。奶奶摸着我的头应道:“哦……”我抬头向奶奶望去,在夜光中,我依稀看见奶奶眼里泛着点点泪光。我鼻头一酸,抱住奶奶,含着泪睡着了。我不再像之前那样盼着爸爸回来了,我努力让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更充实、美满。不久,爸爸如期而至,在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后要带我走了。我提着行李,穿着奶奶买的新鞋,踏上了远行的路……

现在,我远在他乡,爷爷奶奶还在老家苦苦地等待,等待着我们,等待着重聚。去年爷爷奶奶送我们的情景历历在目,灯光下,奶奶的笑容黯淡无光,口里说着:“一路上小心点开车,今年过年早点回来!”

早点回来!爷爷奶奶仍在等,我们也在等,我们都在等待着——重聚!

(指导老师:茅伟云)

乡情

云阳学校八(4)班 蒋雯

他闭着双目立于土丘之上,裹着夕阳缓缓地张开枯瘦的双臂,跨越千山万水拥抱那独属故里的彩霞,拥抱那昔日金浪滚滚的土地。

流年似水,再见他,已不知是多少年的光阴流转,眺望远方,只见得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于视野的范围之内,他携一身风尘,归来探访。

他迈着蹒跚的步伐缓缓走近,略显脏乱的衣服缠绕于他瘦得只剩骨架的身躯之上,显得十分臃肿可笑。一对深深的眼窝中镶着炯炯有神的双目,似乎夹杂着别样的情感。布满胡渣的嘴一笑

便露出几颗参差不齐的牙。他是我的祖父,一名军人,由于早年驻守边疆,暮年得归,因此他在我脑中的印象莫过于一抹摇曳不定的背影。

我邀祖父进屋,泡一杯绿茶递于他。我与他相对坐桌前,他叼一只老式的烟斗,烟雾袅袅,与他头顶的银丝交融,使人看得有些不真切。沉默良久,我望着杯中的茶叶沉浮,如三月里的春风拂过松林,我抬头没来由地问:“祖父,那片松林可还好?”祖父愣了愣,即刻那沟壑纵横的脸上便绽开了一个微笑,“好得很呐!近日里来啊,这松林越来越茂盛了,密匝匝的,快赶上以前的麦穗了。”望着他的笑容,回想祖父的一生似乎都与那家乡的土地有不解之缘。

祖父本是个贫困农户家出身的独子,母亲不久便辞人世,他从小就担起了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重担。当同龄孩子们在河畔追逐嬉戏时,祖父戴着草帽,赤足在田中割麦。风儿吹过麦田惊起金浪翻滚,祖父那幼小的身影在麦田中起起伏伏地忙碌着,似乎将要与那片土地融于一体。当他望着被夕阳余晖所笼罩着的成筐成筐的金麦时,竟笑得比那群嬉笑的孩子还要欢快。

入夜时分,祖父总要跑到田埂中,仰卧在这片麦田之中,好似一位孩子依偎于母亲宽广的怀抱里。他枕着松软的土埂,嗅着泥土的清香,赏漫天的繁星,轻吟小时候母亲哼唱的摇篮曲。或许于他而言,这片土地便是他第二个母亲吧!

祖父虽然出身贫苦,但却未弃求学之路。他自己存钱攒够了学费,走进了学堂,望着那些比自己年龄不知小多少的孩子,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。上天还是眷顾勤奋之人的,他考上了军校,那个无数热血男儿向往的殿堂。他同时也娶了祖母为妻,日子过得平淡也叫人向往。

可惜好景不长,祖父被调去边疆驻守。那一日他望着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时红了眼眶,那一日都深浸于离别的不舍与亲人苦涩的泪里。分别时刻,他再次回首久久凝视那涌着金色麦浪的土地,忽地脱下军帽,行了一个恭恭敬敬的军礼。

在驻守边疆的日子里,思乡之情愈加浓重,他每晚的脑海中都会浮现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,那日思夜想的故里。

那日他怀着万分的喜悦解甲归田,归来故里,只见那片夺目的金黄被高楼所取代,那本柔软的泥路镀上了一层坚硬的柏油,那错落有致的田埂被钢筋水泥覆盖掩埋。那一日,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哭成了“泪人”。

不久祖父又寻到僻远的一方,和祖母一起种起了松树。他立于土丘之上,缓缓张开双臂,好似将要飞翔;他久久伫立,披着斜阳宛若一座丰碑——纵隔万水千山,纵有百丈高楼,那乡情仍不会为之动容,为之改变。

思绪被祖父的轻咳拉回。望着祖父抽着烟斗,凝望远方的眼睛,我恍然明了:任岁月变迁,沧海桑田,都不会改变他那漂泊游子对故里的眷恋,以及那紧系于心的乡情!

(指导老师:张维钊)

